

孟子

一

梁惠王

國立中央圖書館

板厚
(公分)

24.5×18.1

00766

7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善本		
書碼：	經四書孟子	
書名：	孟子集註	
著者：	宋朱熹撰	七卷 七行
版本：	朝鮮高宗本	

學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註云字子

車一說騶人也

騶亦作鄒本邾國也

受業子思之

門人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

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

道既通

趙氏曰孟子通

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



五

序說

一

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游事齊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

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

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按史記

之三十五季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

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

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

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

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二代之德

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

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

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

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

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

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

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

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孟氏醇乎

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

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

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 ○又曰孔子之

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

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

孟子始

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

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 ○又曰

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

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
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以滅而不
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
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
桎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
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
曰未敢僂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愚按至字恐
當作聖字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
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
子開口僂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
子僂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

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
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
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
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
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
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
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
子傻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
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
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傻可見且
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
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
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
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
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
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

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
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
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
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
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

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
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
地懸隔

孟子卷之一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也大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

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

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孟蓋富國彊兵之類

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



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王
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

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

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

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

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

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乘去聲
饜於豔

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
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
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
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
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
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
弑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
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
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
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

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此言仁義未嘗
不利以明上文

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
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
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
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己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
矣何必曰利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
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
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
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
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
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
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

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
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
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
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
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
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
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
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

惠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

此乎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
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

梁惠王上

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

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園麀鹿攸伏

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

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

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麀鹿魚鼈古之

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亟音棘麀音憂鶴詩作翯戶角反於音鳥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

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

靈園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麀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

貌於歎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

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

害喪亭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

鳥獸豈能獨樂哉

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

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日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卹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也
樂○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

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

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

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

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

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

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好去聲填音田○

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卹其

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

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

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

是為盡心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

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

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

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

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

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

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

窰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

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

梁惠王上

十三

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搏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五畝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

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

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頽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衣去聲畜許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倣此○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

五子一
梁惠王上
十一

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頒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責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

王道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

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

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

之民至焉

莩平表反刺七亦反○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

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閒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

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
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
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
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
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
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
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
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
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
天命之改與未改耳。○梁惠王
曰：寡人願安承教。承上章言願安意以承教。孟子對曰：殺

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挺徒頂反。○挺也。
杖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孟子又問而三也。
答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
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
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
驅獸以食人矣。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
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惡之

孟子 梁惠王上 一

去聲惡在之惡平聲○君者民
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

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

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俑音勇為去聲○俑從

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
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
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
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
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
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卹

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
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
忘於懷何至視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
之不如犬馬乎

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

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

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長上聲喪

二反洒與洗同○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
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

孟子 梁惠王上 十七

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
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
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
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

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王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浚溝易耨壯

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

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

兵矣
省所稷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

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

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彼奪其民時使不得

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養去聲○彼謂敵國也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

與王敵
夫音扶○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

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故曰仁

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者無敵王請勿疑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

孟子之本意○孟子見梁襄王襄王惠王子名赫出

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

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聲卒

七沒反惡平聲○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

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

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

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

必合于一孰能一之王問對曰不嗜殺人者

然後定也也孰能與之王復問也對曰天下

能一之也嗜甘也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

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

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夫音扶淳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

放此○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沛然雨盛貌淳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

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淡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亾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彊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

者侯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

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道言

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曰德何如則可以王

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愛護也曰若寡人

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

臣聞之胡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

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

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

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

有諸齧音核舍上聲觶音斛觶音速與平聲

○胡齧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郊也觶觶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齧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曰

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

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

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

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

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

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

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

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

易之以羊也空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惡平聲○異怪

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曰無傷也是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

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

以君子遠庖廚也

遠去聲○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

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覺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

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

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

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

者何也

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

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

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

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
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
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
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
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
不能也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

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
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
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
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
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
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
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
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
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

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

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

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

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

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是以

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

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

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

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
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
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
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
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
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權然後知輕重

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度

之度待洛反○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
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
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
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

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
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
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
抑王興
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聲○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
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爲
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敵
鯨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僂僻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

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

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

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為肥抑為豈

為不為之為皆去聲僂令皆平聲辟與闢同朝音潮○僂僻近習僻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

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
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
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
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
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
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

其本矣

甚與聞與之與平聲○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

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
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

文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

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

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

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潮賈音古懋與訐同。○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章意同。

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惛與昏同曰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

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

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恆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恆常也

產生業也恆產可常生之業也恆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是故明君制民

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

歲終身飽凶幸免於死凶然後驅而之善故

民之從之也輕畜許六反下同○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

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季不免於死此惟

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

義者平聲為己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王

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

本也說見下文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

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

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

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

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

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篇○此言制民之

孟子一
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
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
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
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
先王之道故也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
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
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
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
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
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
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

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
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

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
篇內竝同○莊暴齊臣也
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他日見於王曰王

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變色者
慙其好

之不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

由古之樂也今樂世俗之樂曰可得聞與曰

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

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聞與之與

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臣請

為王言樂為去聲○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今王鼓樂於此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

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

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

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

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

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

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感子六反頰音遏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鐘

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感聚也頰額也人憂戚則感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卹其民使之窮困也今王鼓樂於此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

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

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

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

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

民同樂也

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

政使民各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能好樂而

得其所也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

樂而謂今樂由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頰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齊宣王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

傳有之囿音又傳直戀反○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

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

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

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

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空乎芻音芻

初蕘音饒○芻草也蕘薪也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

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

國中民以為大不亦空乎阱才性反○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阱坎地○齊宣王問曰交

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

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重鬻音育

句音鉤○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疆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

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

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

記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

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樂音洛○

五十一

梁惠王下

三十五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詩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詩

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我將王曰大

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

也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

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敢一人者也王請大

之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疾視怒目而詩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

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

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

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上也徂往也

莒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

此文王之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

大勇也

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

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

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

之民衡與橫同○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

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今

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

勇也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

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怒則能卹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齊宣王

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

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樂音洛下同。雪宮離宮名。

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

民皆非理也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

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

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

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朝音潮放上聲。晏子齊臣名。

嬰轉附朝儻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晏子對

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

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

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

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

遊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符舒救反

○述職也省視也數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

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也行諸侯所

守之也還所歸也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

其事也言行言而又言也

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

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

無事慢遊以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

病其民也

食勞者弗息眊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

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眊古縣反○

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

師從糧謂糗糒之屬眊眊側目貌胥相也讒

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

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

梁惠王下

三十九

流連荒亾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從流下而忘反謂

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

荒樂酒無厭謂之亾厭平聲○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

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亾猶失也言

廢時失事也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亾之行行去聲惟

君所行也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景公說大

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

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

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為去聲

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勅六反○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

太師樂官也君臣己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

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空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

梁惠王下

四下

之以爲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齊宣王問

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

大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

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明堂王者所居

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王曰王政可得

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

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

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

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

富人哀此榮獨

與平聲孛音奴鰥姑頑反哥工可反榮音瓊○岐周之舊

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瀦水梁謂魚梁

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孛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卹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哥可也榮困悴貌

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

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

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

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
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

王何有

餽音侯橐音託戢詩作輯音集○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

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餽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餽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賊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于豳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已

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

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

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

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

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大音泰○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盡感痛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

詩大雅綿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宣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許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

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

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

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比必二反○託寄也 比及

也棄絕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曰四境之內

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孟子將問

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

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隳其職乃安其身○孟子見齊

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

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

知其亾也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

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此也昨日所

進用之人今日有亾去而不王曰吾何以識知者則無親臣矣况世臣乎

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王意以為此亾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

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曰國君進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

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與平聲○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

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

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

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

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

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

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

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如此然後

可以為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子學

對曰於傳有之

傳直戀反○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于南巢

曰臣

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

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

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

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眾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火

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眾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

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璞玉人

彫琢玉哉鎰音溢○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

寸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蓋終○齊人伐燕勝之按史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主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宣王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

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

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以伐燕為宣王

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季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

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

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至武王十三季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閒不容髮一日之閒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以萬乘之國伐

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

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音

丹食音嗣○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夏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

梁惠王下 四十九

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齊人伐燕取之諸

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

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

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

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

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

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

我后后來其蘇霓五稽反徯胡禮反○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

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

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

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箠食靈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追反○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

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旄與耄同倪五稽反○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

之○鄒與魯鬪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二十

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

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鬪謂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鬪鬪聲也

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

長士謂有司也民怨其上孟子對曰凶年饑

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

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

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會子曰戒之戒之出

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

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轉飢餓輾轉而

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

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君不仁

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卹民故君行仁政

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季則斂之凶季則散之卹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聞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聞去聲○滕國名孟子對

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

是可為也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浚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

恐如之何則可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偏己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豳同○邠

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
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
苟為善後世子

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

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

夫音扶彊上聲○創造統緒也言能為善則
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
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
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
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
則但彊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

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
當為不可徼幸於其所難必
○滕文公問

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

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

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

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

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

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

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

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

歸市屬音燭○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

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或曰世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又言或謂土地乃先

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

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

謂國滅君死之君請擇於斯二者能如大王

正也正謂此也則避之不

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

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

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

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

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

遂至於凶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

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

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
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
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

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

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子曰何哉君所為

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

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去聲○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
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
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

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

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

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

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入見之見
音現與平

聲○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樂正子見孟

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

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

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

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為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

反○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

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
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
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
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公孫丑

孟子

二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七

孟子卷之二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上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

可復許乎復扶又反○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

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曰子

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齊人但其國有二子而



已不復知有
聖賢之事

或問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

賢曾西蹇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

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蹇然不悅曰爾何曾比

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

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

於是

蹇子六反艱音拂又音勃曾竝音增○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

子之孫蹇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蹇怒色也曾
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
季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
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
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
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
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
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
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曰管仲曾
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曰管仲曾
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子為之為
去聲○曰

孟子言也
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

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

與平聲
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

由反手也

王去聲由猶通
○反手言易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

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季而後崩猶未洽

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

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易去聲下同與平聲
○滋益也文王九十

七而崩言百季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
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
禮作樂然後
教化大行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

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

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

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

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

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

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

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

猶與由通○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

也目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

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

也鎡音茲○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夏后殷周之盛地未

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

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

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闢同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

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

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此言其時之易

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季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

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

而傳命郵音九○置驛也郵駟也所以當今

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

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乘

聲○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

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

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

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疆

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謂曰若是則夫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曰若是則夫子

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

奔○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

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曰不動心有道乎

曰有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

撻不自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

不受於楊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

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黝伊紂反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北宮

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

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

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

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孟

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

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

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

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

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

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

舍守約也夫音扶○黝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

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以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為得其要也昔者曾子謂子襄

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

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

人吾往矣好去聲憚之瑞反○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

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

孟孫丑上

孟孫丑上

孟孫丑上

也 孟施舍之守氣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

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
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
之不動心其原蓋
出於此下文詳之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

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

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

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

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

持其志無暴其氣 音扶 ○此一節公孫丑之

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已意而告之也
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
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
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
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
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
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
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

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之大略也

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夫音

扶○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一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惡平聲○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

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

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

爾而丑先問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

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其為氣也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豈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其為

公孫丑上

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餒奴罪反○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

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是集義所生者

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

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慊口尊口劫二反○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媿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

也無者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
之者區區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
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
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
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
之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必有事焉而
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近正或并下

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
有事於顛與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
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
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
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
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
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區區無
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
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
妄有作爲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
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
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

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
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

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

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

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寄反復扶又反○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
之也諛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辭
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
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生

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
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
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
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
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
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
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
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
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
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
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
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宰我子

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

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

矣乎行去聲○此一節林氏以爲皆公孫丑

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

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

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

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

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

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

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

欲使學者務本而已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

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

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

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

是何言也

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驚歎

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

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

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

公孫丑上

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淡拒之昔者竊聞之子夏子

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

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

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

則於此數子曰姑舍是舍上聲○孟子言且欲何所處也置是者不欲以數子

所至者自處也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

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

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

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

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

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

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

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

以來未有孔子也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曰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曰

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

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與平聲朝音潮○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

上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

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曰敢問其

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

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

不至阿其所好汗音蛙好去聲○汗下也三

汗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宰我曰以予觀於

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夫子賢於堯舜遠矣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

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

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

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

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

莫若夫子之盛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

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

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

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垤大結反潦音

老○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

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眾人然未

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孟子曰以力假仁者

霸霸必有六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

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

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

也仁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

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

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

謂也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入所以應之者其不同

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

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孟子

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

惡濕而居下也惡去聲下同○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

得之之道不能免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

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

大國必畏之矣閒音閑○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貴德

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

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

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

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

彪反○詩豳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

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

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

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

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

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

為知道也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

禍也

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禍福無不

自己求之者結上文之意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

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

之謂也孽魚列反○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

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迨迨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

求者○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

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潮○俊傑才德之異於眾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

願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

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關譏而不

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

其野矣但使出力以助耕公廛無夫里之布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

氓音盲○周禮宅不

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廩又令出此夫里

信能行此五

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

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

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大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

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孟

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

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先王有不忍人

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

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

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

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

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怵音黜內

讀爲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

人也

惡去聲下同○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

見於外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

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

者賊其君者也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

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

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音廓○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

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係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

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孟子曰矢人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

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函音含

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夫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

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

而不仁是不智也

焉於虔反夫音扶○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

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

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

由與猶同○以不仁故不

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如恥之莫如為仁
此亦因人媿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二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

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

反求諸己而已矣

中去聲○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孟子

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

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禹聞善言則拜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大舜有大

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舍

聲樂音洛○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已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彊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舜之側微

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

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

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

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澆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不屑就已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澆莫罪反○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澆汙也

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澆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佚音逸袒音但

楊音錫裸魯果反程音程焉能之焉於虔反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
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
爾爲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楊露臂
也裸程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竝處也不
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
而可留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
君子不由也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
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
所偏則不能無
弊故不可由也

公孫丑章句下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
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爲
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時
謂時

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
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三里之

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
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

地利也

夫音扶○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

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

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

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

故曰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

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

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

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

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

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

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

朝章內朝竝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

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

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

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王使人問疾

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

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

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要平聲○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不得已而之

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

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

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
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
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
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
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聲下同○景丑氏齊
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
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
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景子曰否非此

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
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空與夫禮若不相似

然夫音扶下同○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
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
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
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曰豈謂是與曾子

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
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

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

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

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與平聲

口簞反長上聲○嫌恨也少也或作嫌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嫌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爲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

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

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

有爲也樂音洛○大有爲之君大有作爲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也爲是故耳故湯之於伊尹

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

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

也之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

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

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湯之於伊尹桓公

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

不為管仲者乎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

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

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

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

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陳臻

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

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

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

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陳臻孟子弟子

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
於常者一百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

也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

餽贖予何為不受
贖徐刃反○贖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辭也

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

受
為兵之為去聲○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辭君以金餽孟子為兵

備辭曰聞子
之有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

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焉於虔反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
○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

而已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

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聲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然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

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

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

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幾上聲○子之失

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曰今有受

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

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

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

與平聲○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他

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

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

罪也見音現為王之為去聲○為都治邑也

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為王

誦其語所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

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孟子謂蚘蠹曰

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

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為去聲與平聲

為去聲與平聲○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

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

不中者 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致猶

齊人曰所以為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

不知也為去聲○譏孟子道 公都子以告公

弟子也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

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

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守官

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

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

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孟子為卿於齊

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

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古蓋反

見音現○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公孫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

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

之予何言哉

夫音扶○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

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

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

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

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

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

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

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稱去聲○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

制禮時也槩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不得不

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

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

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且比化者無使土親

膚於人心獨無校乎比必二人校音效○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校

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吾聞之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

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

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

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

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

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

六同夫音扶○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
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
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
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齊人

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
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
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
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

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
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

哉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
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

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
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
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
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燕人

畔王曰吾甚慙於季子齊破燕後二年燕人
共立太子平為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
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
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
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
賈請見而解之惡監皆平聲○陳賈齊大夫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

政管叔與武庚畔見孛子問曰周公何人也

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

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

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

兄也周公之過不亦空乎與平聲○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

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

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揆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元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備之至其用心一也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

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覆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

順之又從而為之辭變平聲○順猶遂也變改也辭辯也變之則無

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廣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善惡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為之曲為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疾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則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下 公孫丑下

○季子致為臣而歸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王就見

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待同朝甚喜

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

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朝音潮他日不謂時

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

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

為去聲○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

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

式法也盍何不也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

時子之言告孟子陳子即陳臻也孟子曰然夫時子

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

是為欲富乎夫音扶惡平聲○孟子既以道

而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

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

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

受此萬鍾之饋是我
豈欲富亦不爲此也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

之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

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

焉龍音壘○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

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罔壘之斷而高也

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

爲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

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爲也孟子

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

矣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

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

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

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孟子釋龍斷之說如

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

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

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

處孟子者未爲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爲國人

於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
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去

齊宿於晝晝如字或曰當作畫音獲
有欲為下同○晝齊西南近邑也

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為去聲下同隱於新

反○隱憑也客坐而
言孟子不應而卧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

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

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

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

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

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

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

之不如子思然二子意不苟容非有賢者在
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
矣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
者絕子乎長上聲○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

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

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卧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

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

于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

書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尹士齊人也于求也

澤恩澤也濡帶遲留也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曰夫尹

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

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平聲○見

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予三宿而出書

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

必反予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夫出書而王不予

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

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

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浩然如水之流

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

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

之能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

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

後宿哉悻形頂反見音現○尹士聞之曰士

誠小人也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

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為果也○孟子去齊充虞

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

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路問於路中問也

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 此今日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

者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

世者為之輔佐若臯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由周而來七

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

可矣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

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

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

為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

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

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

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孟子去之誠有竝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名休地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

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

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

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

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任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滕文公

孟子
三

廿七

孟子卷之三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

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

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



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也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而後非

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復扶又反夫音扶

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

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成覿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

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

我哉覿古覓反○成覿人姓名彼謂聖賢也

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

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

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

瘳瞑莫旬反眩音縣○絕猶截也書商書說

命篇瞑眩憤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惡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其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廣前聖之未發而有功

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

昔者子墨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

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墨子然後行

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傳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然友之鄰問

於墨子墨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

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

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

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所居反飭諸延反○當時諸侯

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空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己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

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飭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然友反命定

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

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

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

所受之也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

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也者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

曰然宋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歡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卓尚之風必偃是枉世子好為皆去聲復扶又反歡川悅反○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歡飲也深墨甚黑色也

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然友

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然友

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

戒自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

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

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

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

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

之喪測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

有者初未嘗亡也唯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

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

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

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

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

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

滕文公問為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

滕文公上

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

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綯音陶亟紀力反○民事謂農事詩

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天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

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

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己及陷乎罪然

後從而刑之是罔三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

而可為也

音義並是罔為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

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

陽虎曰為富不

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竝立虎之

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

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教

藉子夜反○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

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

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

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

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

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

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

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

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

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

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

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

列反

十

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什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也均也藉借也

言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時時

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

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樂音洛時五禮反從目從兮或音普覓反者

非養去聲惡平聲○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

藉言多也糞壘也盈滿也盼恨視也勤動勞

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

之也益之以足取盈夫世祿滕固行之矣音

之數也稚幼子也扶○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

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

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

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為表

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詩云雨我

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

周亦助也雨于付反○詩小雅大田之篇雨

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

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設

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

滕文公上

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
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
下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
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
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
以明此而已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滕國楠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
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
工之篇言周雖后穆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
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
未踰三
之稱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
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
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

君河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

坐而定也夫音扶○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

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

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

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

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

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

在河更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

田制祿可不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

而而定矣

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

子夫音扶養去聲○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

者是以分田制祿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

之法不可偏廢也使自賦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

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經

滕文公上

一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

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餘

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

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受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

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

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

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

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

也

養去聲別彼列反○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

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

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此其

平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滕文公上

十一

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夫音扶
○井地

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
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
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
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
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
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
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
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
然茲法之行悅之者眾苟處之有術期以數
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

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
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
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
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厚本
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
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
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
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
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有為
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

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

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

以為食衣去聲捆音闌○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

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

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

搯之欲其堅也以爲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

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

人氓陳良楚之儒者耜所起土耒其柄也陳相見許行而大

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

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

與民並耕而食饗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

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饗音雍飡音孫惡平

聲○饗飡熟食也朝曰饗夕曰飡言當自炊爨以為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

別君子野人之法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

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

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

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

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衣去聲與平聲○釜所以煮甑所以炊爨

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以粟易械器者不

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

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

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

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

去舍

聲○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爲甑者治爲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治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

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

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

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

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

下之通義也

與平聲食音嗣○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

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饑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當堯之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爲哉

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

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
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
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
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
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音濬

樂齊子禮反深佗合反○天下猶未平者洪
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
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
散溢妄行也汎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
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孰也道
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
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
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
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
高津濬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
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
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注曰

入海此謂四水皆入
于江記者之誤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

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

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

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

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

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

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契音辭別彼列反長放並

二聲勞來皆去聲○言水土平然後得 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

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

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

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

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

固可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

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五

子因以為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

不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

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也

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

夫音扶易去聲○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

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

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易並去聲○分

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思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為仁也孔子曰六

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

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

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

於耕耳

與去聲○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

華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

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

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被所

謂豪傑之士也予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

而遂學之

此以一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

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

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

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

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昔同言陳良用夏

變夷陳相變於夷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

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

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

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

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

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任平聲彊上聲暴蒲木反皜音臬

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

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

子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

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

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

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今

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遺子倍子之師

所學之亦異於曾子矣馱亦作賜古役反馱博勞也惡聲之鳥

南蠻之聲似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

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

嚶山自幽谷遷于喬木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魯頌閔宮

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從許子之道則市實不貳國中

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

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

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賈音價下同○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

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粥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

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

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

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蓰音師又山

綺反比必二反惡平聲○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

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履小履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辟音壁又音闕○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之誠否

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

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

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

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見音現

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

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徐子以告夷子夷子
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
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
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
為若親其親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
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

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夫音扶下同匍音
蒲島蒲此反○若

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
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己
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
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
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
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
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
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
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
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

厚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
之聞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
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蓋上世嘗有不葬其
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
狸食之蠅蚋姑最之其類有此睨而不視夫
此也非為人泚中心違於面目蓋歸反葬禮
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

亦必有道矣

音訥音泚最楚怪反泚七禮反睨

反○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
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
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噉攢共食之
也類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
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
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
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
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
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藁土
龍也裡土舉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

孟子三

滕文公上

二十一

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閒曰命之矣

憮音武閒如字○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閒者有頃之閒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安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

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安若可

為也

王去聲○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

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

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

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

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喪去聲○田獵也虞

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椁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者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耶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見之意

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

夫音扶與平聲○此以下

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

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耶甚言其不可也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奚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

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

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為去聲舍上聲○趙簡

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

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

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

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御者且善與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

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為也如枉

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安求有能直

人者也比必二反○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言去就不必

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言人乎古之

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其以孔子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

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子孟當先為之矣孔子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

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

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

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

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

敬必戒無違天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焉於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

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

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

之謂大丈夫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

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燄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周霄問曰古之君

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

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

無君則弔

傳直戀反質與贄同下同○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

皇如有求而不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

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

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

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

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盛音成纁素刀反皿米永反○禮曰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

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

人夫人副禕受之纁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纁以為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

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

出
輿必載質何也周霄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

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為去聲舍上聲曰

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

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

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

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

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

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

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為去聲灼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晉國解見

首篇仕國謂君子遊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灼亦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彭夏

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

侯不以泰乎子季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

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

子以為泰乎夏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

子也泰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言不以舜

侈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今之士無功而食

人之食則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

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人則孝出
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
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延羨
面反○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
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
人匠人木工也輪
人與人車工也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
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

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
矣且乎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
而食食志食
功之食皆音嗣下同○孟子言自我而言曰
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曰
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
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毀

毀反子食之食亦音嗣○墁牆壁之飾也毀
瓦畫漫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

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
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

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愚云誓曰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

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

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祀湯又使人

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

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

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

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李反盛音成往為之為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葛國名伯爵也放

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

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

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

為去聲○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湯始征自葛

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

南面而征北狄怨曰為我民之望之也

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斲其

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

來其無罰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有攸不為

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

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

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

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食音嗣○按周書武成篇載武

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
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
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誰向玄黃幣也
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
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
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
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
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
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氏者誅
之而不為纣虐下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
也細民大誓曰我武惟揚傳于之疆則取于殘

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

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
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
文取其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
殘之意

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
○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
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疆國
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疆弱之勢言之是

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

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

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

傳之曰一齊人傳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

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獄之間數

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與平聲咻音休○戴

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謹也齊齊語也莊獄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

說嘗以曉之也子謂辭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

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辭居州也王誰與

為不善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辭居州也

王誰與為善一辭居州獨如宋王何長上聲○居州

亦宋臣言小人眾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公孫丑問曰不見

諸侯何義也乎曰古者不為臣不見不為臣謂未仕

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

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齊四

與納同○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

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也陽貨欲見孔子而惡

也迫謂求見之切也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

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亾也而饋孔子蒸豚孔

子亦瞰其亾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

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瞰音勦○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

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己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

其門大夫之門也瞰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

來拜而見之也先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

請先來加禮也滕文公下

嗟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
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曾定業反赧奴簡反○脅肩竦體諂笑強笑
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
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示
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
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己所知甚惡之
辭也孟子言曰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
可知必不肯不埃其禮之至而輒狂見之也
○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

切而不洪不及者
淪於下賤而可恥○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

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

如去上聲○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孟
如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孟

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

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曰攘一雞以待來年

然後已攘如羊反○攘物自
來而取之也損減也知其非義斯

遠已矣何待來年也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也月懷一雞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

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下同天

一之生及矣一治一亂治去聲○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

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

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

營音營書曰汭水警汭澤水者洪水也又胡音

胡工二反○水逆行流壅塞故水倒流而

旁溢也下下地上向地也皆窟穴處也書虞

書大禹謨也澤水汭洞無涯使禹治之禹掘

地而注之濫驅蛇龍而放之洧水由地中行

江漢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

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洧側魚反○掘地無

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
沈澁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

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

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

邪說暴行人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

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音怪行去聲下同

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

至此治亂非一及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

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

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

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

正無缺相去聲奄平聲○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

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

鈇壞也此
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

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

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

者其惟春秋乎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存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

夢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三漢

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

肆則戚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聖王

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

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

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

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

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
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
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橫為皆去
聲莩皮表
反○揚未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
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
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
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
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
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

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
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吾為此懼聞先聖
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
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
不易吾言矣為去聲復扶又反○閑衛也放
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
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
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
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
甚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

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言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

賊子懼也抑止也兼并之也詩云戎狄是膺荆舒

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

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皆去聲○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

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

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能言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

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

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
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
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
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
為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
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
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
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自之
是以當人之心而
度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

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

井上有李蟪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

三咽然後自有聞目有見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
陵地名蟪蟪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

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

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

後可者也 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巨擘
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

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
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
菴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
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
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夫音扶與平聲
○槁壤乾土也
音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

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織

纊以易之也
辟音壁纊音盧○
辟績也纊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

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
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
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
生鵝者已頰頰曰惡用是鵝鵝者為哉他日

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

鵝鵝之肉也出而哇之蓋音閣辟音避頻與

反惡平聲鵝魚一反哇音哇○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

歸也己仲子也鵝鵝鵝聲也頻顛而以母則言以其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

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

而後充其操者也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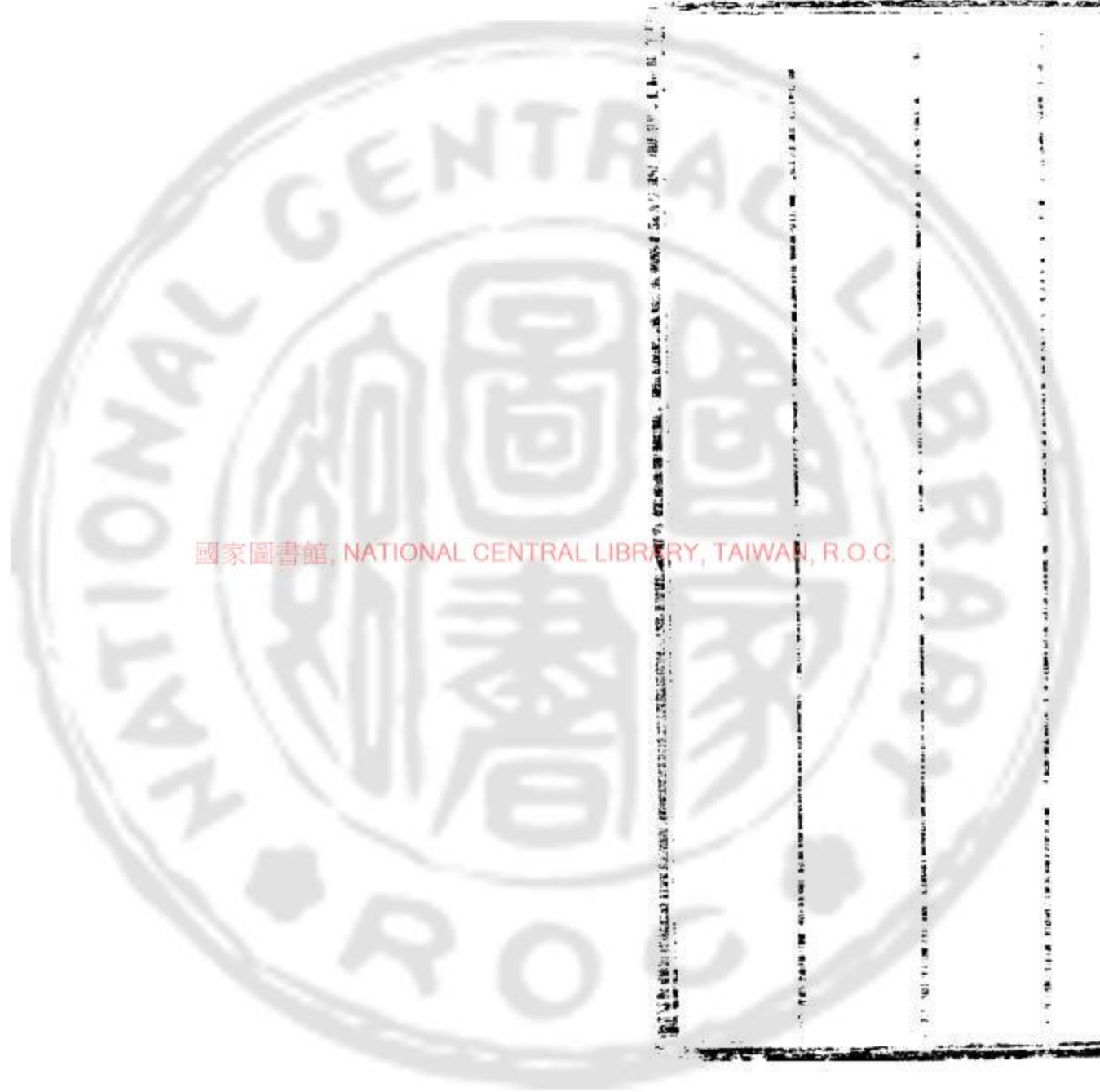
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

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

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

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伊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

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p>中華民國 七十 年 月 日</p>	<p>第 號</p>	<p>第 冊</p>	<p>第 頁</p>	<p>第 卷</p>	<p>第 期</p>	<p>第 號</p>	<p>第 冊</p>	<p>第 頁</p>
----------------------	------------	------------	------------	------------	------------	------------	------------	------------

離婁

孟子
四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七

琴子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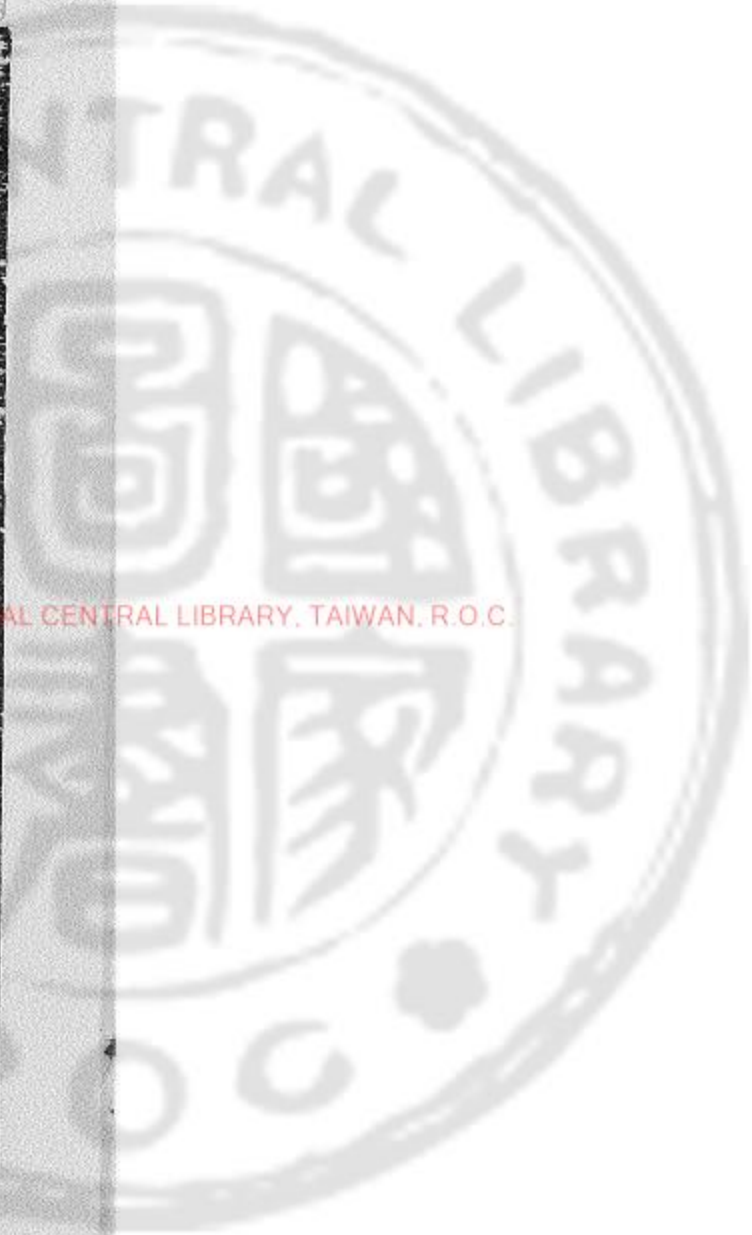
朱熹集註

離婁章句上凡二十
八章

琴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
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
之明目

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員之
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



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箛陰陽各六以節五音
之上下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
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為陰也五音
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
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
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聞去聲○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
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
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
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麪為犧牲斷死刑必

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二聞然而
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
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故曰徒善不足以為
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
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

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
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
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詩云不愆不忘
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詩

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聖
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

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

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

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勝平聲○準所以

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
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

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故曰為高必因丘陵

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

乎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
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

以仁心仁聞是以惟仁者宜居高位不仁而

枉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仁者有仁心仁聞
而能擴而充之以

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眾謂貽患於下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

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

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潮○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

也揆度也法律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

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

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

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

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故曰

此六者其國必亾其不亾者僥倖而已故曰

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

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

興喪無日矣辟與闕同喪去聲○上不知禮

為亂鄒氏曰自是以惟詩曰天之方蹶無然

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泄泄猶沓沓也沓徒

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合反

○沓沓即泄泄之意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

孟子時人語如此

離婁上

日

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

故曰責難

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

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

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

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

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

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為

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

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孟子曰規

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篇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

猶聖人盡所以為人之道

欲為君盡君道

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

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

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

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

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暴其民甚則

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

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

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

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大詩

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

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國

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

天子不仁

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

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今惡死

死以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惡去聲樂音洛強上

聲○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

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

治人之治

平聲不治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

之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

如此則其自治益詳五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詩云永言配

命自求多福

齊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

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

在家家之本在身

恆胡登反○恆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

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

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為是故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

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

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巨室世世得大家也

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

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

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

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

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

巨室擅權為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

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

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

之德教無所畱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

謂韓弘與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

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孟子曰天下

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

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

人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
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殺而
已天者理勢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
之當然也

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引此以

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
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

公羞與為昏而良其強今也小國師大國而
設涕泣而以女與之

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教皆若效大如
國之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如

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

年必為政於天下矣此因其媿恥之心而勉

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
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蓋天下雖無道然

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
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

此類學者皆當思其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
作為如何乃有益耳

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

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裸音灌夫音扶好去聲○詩大雅文王之

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

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衆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今也欲無敵於天下

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

執熱逝不以濯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

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

五十一日 雜書上

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孟子曰不仁

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凶

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凶國敗家之有菑與

樂音洛○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凶者謂荒淫暴虐所

以致凶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

忠言而卒至於敗也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

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浪音郎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

濯足矣自取之也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

理此類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

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夫音扶

自取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所謂

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

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

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

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

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

施爾也

惡去聲○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鼃錯所

請人情莫不欲壽二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

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

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走音奏○壙廣野也言民之所

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故為淵鰈魚者獺也為叢

鰈者鸕也為湯武鰈民者桀與紂也

為去聲鰈

與驅同獺音闡爵與雀同鸕諸延反○淵深

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鸕食雀者也言

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
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

者則諸侯皆為之
敵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好為王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

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

憂辱以陷於死王去聲○艾草名所以灸

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
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
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

不可得矣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詩大

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也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

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

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

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但溺於

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
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
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
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
化而入也此所謂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
下愚之不移也

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大理曠安
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曠安

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舍上聲○曠
空也由行也

○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
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孟

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

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爾邇古字通用
易去聲長上聲

○親長在人為甚爾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
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
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
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孟子曰居下位

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

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具親弗

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

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上獲於

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

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

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

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

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

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

以下則可以得民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

之道也誠百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

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

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

未有能動者也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

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

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

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孟子曰

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離婁上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

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辟去聲○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

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

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

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

子焉往

焉於虔反○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

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其意

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諸侯有行文王

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

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

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

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

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由此

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

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

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

容於死為去聲○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况為土地之故

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

土地者次之辟與闢同○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

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

掩其惡會中正則眸子瞭焉會中不正則眸

子眊焉

眊音牟瞭音了眊音耄○良善也眊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

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聽其胃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聽其

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焉於虔反廋音揆○廋匿也言亦心

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

言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

君惟心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

言矣貌為哉

惡平聲○惟惡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己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

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

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

權也

與平聲援音爰○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

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曰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曰

孟子曰

離婁上

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

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

嫂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之

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己○公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己

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

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

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

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也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古者易

子而教之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間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父子之間

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則友之道

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

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

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

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

養亦不足以為孝矣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

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

治而天下平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

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

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以矣將以復

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

志也

養去聲復扶又反○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曾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

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

否必曰有恐親意愛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以其與

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

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專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

曾子之考為有餘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

聞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

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適音謫閒去聲○趙氏曰適過也閒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

非心愚謂閒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適行政之失不足非閒惟有大

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

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云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也呂

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遽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孟

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易去聲○人之所以輕易

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矣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而言之與○孟子曰人

之患在好為人師好去聲○王勅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

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

於子敖之齊子敖王驩字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

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

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

亦安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

後求見長者乎長上聲○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孟予所不與言者

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

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

故孟子姑曰克有罪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

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

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

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舖博孤反

啜昌悅反○徒但也舖食也啜飲也言其不

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

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

之中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

告也為無之為去聲○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

吉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

○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右父非

督駁子非大舜而欲不告○孟子曰仁之實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仁主於愛而愛切於事親義切於從兄

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智之實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

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斯樂

音洛惡平聲○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目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矣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

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

親不可以為人
不順乎親
不可以為子

下之歸已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
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為人蓋泛言之為子則愈密矣

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
瞽瞍底豫而天下

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

大孝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

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

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離婁章句下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

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文王生於岐

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

豐鎬今有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

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得志行乎

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

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

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先聖後聖

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

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子產聽鄭國之政以

同然其道則一也

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榮美

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

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孟子曰

惠而不知為政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

也杠音江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

也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

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

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沍水有橋

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

也焉得人入而濟之

辟與闢同焉於虔反○辟除也如周禮闔人

為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己亦不為過况國中之水當涉者眾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

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思以悅其意則人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

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

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

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

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

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

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王曰禮為

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為去聲下為之同○儀禮曰以

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

曰諫行言

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

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

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

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

也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

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

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

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

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

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

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

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

民則士可以徙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孟子

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

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非禮之

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

順理因時而處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宜豈為是哉

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

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

寸樂音洛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

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

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 ○孟子曰人有不

矣其相去之閒能幾何哉

離婁下

三十一

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

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耶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

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而言

○孟子曰仲尼不為己甚

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

之○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

義所在

行去聲○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

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

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

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

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

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

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

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

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反○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

為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

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閒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

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閒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己而已○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終不足以得之也

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鬪靡也

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
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
可以徑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

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

而王者未之有也 王去聲○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

於喜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孟子曰

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

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疑有闕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

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去吏反○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孟

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

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舍放皆上聲舍一讀如字見論

語子在川上章○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

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
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
而漸進以至於極也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

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

恥之澮古外反涸下各反聞去聲○集聚也
澮田閒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

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
取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
為人必有躡等于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
○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

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夫子嘗以聞
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
謂也然則學者其
可以不務本乎
○季子曰人之所以異於

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
庶衆也人

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
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閒得形氣之
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
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
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
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

所受之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

正也 **行仁義也** 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也人

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

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

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

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所

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

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

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孟子曰禹惡旨酒

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而好善言 惡好皆去聲○戰國策曰儀狄作

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

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

湯執中立賢無方 謂

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

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文 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而讀為如古字

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

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

足終日乾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

乾之心也

人所易狎而

離婁下

三十五

而

而

不世遠者人所易忘而周公思兼三王以施
不怠德之盛仁之至也

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

得之坐以待旦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
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

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
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
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
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
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
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

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孟子曰王者之迹

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王者之迹熄謂
平王東遷而政

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
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
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晉之乘楚之檮杌

魯之春秋一也乘去聲檮音逃杌音兀○乘
義未詳趙氏以為興於田賦

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
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

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
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
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
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

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春秋

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
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
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
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
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
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

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孟子曰
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
為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歲而
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
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寢微
故五世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
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

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詞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孟子曰可以取可

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

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

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

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

焉公明儀曰空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

無罪逢薄江反惡平聲○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為

家衆所殺愈猶勝也
薄言其罪差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

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
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
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
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
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

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
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
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
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
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
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河反矣夫

夫尹之夫竝音扶去上聲乘去聲○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己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雖有惡言耳

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側皆反○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孟子曰天下之言

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性者人物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迹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

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所惡
人之爲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所惡
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
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
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爲竝去聲○天下
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爲穿鑿所以失
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
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
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爲害也 天之高也星

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

也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
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
得况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
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爲哉必言日至者造
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
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爲智而發愚謂事物
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爲大智若用小
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爲不智程子
之言可謂深得
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

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

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孟子不與右

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

不與驩言是簡驩也簡略也孟子聞之曰禮朝

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

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朝音潮○是時齊卿大夫

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

禮則職喪莅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

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

之言則右師歷己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

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

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

也○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

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以仁禮存心言

也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之施此仁禮愛人者

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恒胡登反○此仁禮之驗有

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

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空至哉橫去聲下同○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

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由與猶同下放此○忠者盡己之謂我必自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自

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妾人

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

難焉難去聲○奚擇何異也又是故君子有

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

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

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

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以矣非仁

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

不患矣夫音扶○鄉人鄉里之常人○禹稷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前篇頌

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

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嗣樂音洛子寧

曰禹稷顏回同道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禹

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

者由己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禹稷身

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聖賢

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

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

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

卷之四

離婁下

四十一

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

禹稷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求之則惑也

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

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

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

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

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

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

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

子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

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好養從皆去聲狠胡懇反○戮羞辱也狠忿戾

曰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夫音扶。相遇也。相

責以善而三相合。故為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

善賊惡之六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思也。

夫章子章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

於父不得近出妻屏之。終身不養焉。其設心

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夫章之夫音扶為去聲屏必并反養去聲。○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

屬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

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

○此章之旨於眾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

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

非取之也。特哀其

志而不與之絕耳。○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

曰寇至盍去諸曰無禹人於我室毀傷其薪

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及寇退曾子反

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
去而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
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
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武城魯邑名
盡何不也○左右曾子之
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
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
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沈猶氏時有負芻者
作亂來攻沈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

其難言師賓
不與臣同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

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言所以不
去之意如

此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

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微猶
賤也

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
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
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孔氏曰古之聖賢
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

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
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

○儲子

曰王使人瞞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

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瞞古覓反○儲子齊人也

瞞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

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

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

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

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瞞良人之

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

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

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

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

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

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施音迤又音異
藩音燔施施如

二○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
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
人知也藩塚也顧望也訕怨
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由君子觀之則

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

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
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

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
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
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
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 rectangular area containing several horizontal lines, likely representing a library label or a form with fields for text. The lines are evenly spaced and run horizontally across the page.

111

111

萬章

孟子
五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廿七

孟子卷之五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上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

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號平聲○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

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念父母惡之勞而



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
 往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
 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
 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愬我竭力耕
 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
 哉惡去聲夫音扶愬苦八反共平聲○長息
 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

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愬無愁之貌於我何
 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
 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
 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
 孝則非孝矣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
 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
 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
 人無所歸為去聲○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
 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

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

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

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人少則

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

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執中大孝終身慕父

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少好皆去聲○言常

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

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
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
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為
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己憂非聖人之
盡性其孰能之○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

父母信斯言也空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
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
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

也對直類反○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對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嘗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萬章曰舜之

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

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以女

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

井出從而拵之象曰謨蓋都君威我績牛羊
 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弼朕二媵使治
 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
 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予治不識舜
 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
 憂象喜亦喜

抵都禮反忸女六反忸音厄與
 聲○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

拵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
 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
 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
 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
 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
 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威皆也績功也
 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己功
 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絃琴也弼調
 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
 此物也二媵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己
 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
 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

不得伸也象言己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
慙邑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
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
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己但見其憂則憂見其
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己耳萬章所
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
之矣他亦不足辯也程子曰象憂亦曰然則
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 曰然則
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
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

之園圉焉少則洋洋焉倏然而逝子產曰得
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乎
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
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
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園圉困而未紓之貌洋
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

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
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
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
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
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

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

曰放焉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

而或者誤以為放也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

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

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

庠之人矣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

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

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

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

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庠音鼻○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

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圯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庠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庠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庠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病怨謂留蓄其怨

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

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

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

有庠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庠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

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

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咸丘蒙問曰語

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

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

魚及反○咸丘蒙孟子弟子也語者古語也感擯感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

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

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

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
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
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
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
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
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
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貌遺脫也
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
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
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
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
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

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

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

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養去聲○言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
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
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
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
也則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

是為父不得而子也

見音現齊側皆反○書大禹謨篇也祇敬也載

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如成丘蒙之說也

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

下之天下非一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人之私有故也

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諄之淳反○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

示之而已矣

行去聲下同○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

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

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

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

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暴步卜反

下同○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意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

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治去聲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

查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

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

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

南即豫州也訟獄謂
獄不決而訟之也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
視聽皆從於民之

視聽民之歸舜如此
則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

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

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

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

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

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

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

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

子也朝音潮○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溪谷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

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

皆無一毫私意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

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

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

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

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

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竝去聲○堯舜之子皆不肖而

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

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

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匹夫而有天下者

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

有天下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

而無天子薦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

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繼世而有

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或王雖

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

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

而亦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至於天下湯崩太丁未

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

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

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

于亳相王皆去聲艾音又○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

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大
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
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
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
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周
芟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

繼其義一也禪音擅○禪授也或禪或繼皆
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

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
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
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
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萬章問曰人有

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平聲下同○要
求也按史記伊尹

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
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
為此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
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

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

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樂音

洛○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

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湯使人以幣聘之

翼翼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

吠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翼翼五高反又戶驕反

○翼翼無欲自得之貌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

與我處吠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

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

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幡然變動

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天之

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

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

非予覺之而誰也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

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

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

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

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

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思天

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

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

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推吐回反內音納

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

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

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

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

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

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

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

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

身而已矣行去聲○辱已甚於枉已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

已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

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

湯未聞以割烹也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

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

又不得而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

亳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

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

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

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主謂

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

事謂喜造言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

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

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

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待

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讎如字又音隼○顏

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

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孔子不

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

過宋是時孔子當院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

臣要平聲○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

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

女樂以閒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

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院難然猶擇所主况在

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

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

瘠環何以爲孔子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

類故觀其所爲主與其○萬章問曰或曰百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

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

食音嗣好去聲下同○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

爲之食牛因以**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

干秦穆公也**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

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乘去聲○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

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

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

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爲晉所滅百里奚知其

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
 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
 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
 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
 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
 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

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

為而謂賢者為之乎相去聲○自好自愛其

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

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

而如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

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奚為人養

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

萬章上

二十一

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曰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辨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

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

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朝○橫謂不循法度頑者

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竝見前篇伊尹曰何事非君何

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

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與音預○何事非君言所

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柳下

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

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

側爾焉能況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

寬薄夫敦也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孔子之去齊接淅

而行者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

仕而仕孔子也浙先歷反○接猶承也浙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

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
 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
 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
 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膳肉
 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孟子曰伯夷聖之清
 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

孔子聖之時者也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

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

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
 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
 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
 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

在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

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

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

事也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

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
 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
 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
 之也條理猶言脉絡指眾音而言也智者知
 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
 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
 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
 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聲為重故
 特為眾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
 故竝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罇鍾以宣
 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
 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脉絡貫通無所不

備則合眾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
 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
 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
 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譬則巧也聖譬如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

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中去聲○此復以射之巧力發

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
 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
 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
 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眾

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北宮錡問曰

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錡魚綺反 ○北宮姓 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諸侯惡其害已

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惡去聲去

上聲 ○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 天子一位公一

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

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

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天

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

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

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

地視子男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大國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

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

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四十倍之也四

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

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

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

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

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

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

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

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

以代其耕也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

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小國地方五十里君

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

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

足以代其耕也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

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

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

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

祿以是為差食音嗣○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以糞糞多而力勤

者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

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二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

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

挾也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

五人焉樂正襄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

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

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

同○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非惟百

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

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

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費音祕般音班○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

尊也友所敬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

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

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

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

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

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

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

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

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舜尚見帝帝館甥於

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

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

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友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誦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

心也孟子曰恭也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義幣帛相交也曰卻

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

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

弗卻也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

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曰請無以辭卻之心

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

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

受之矣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

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

交以道如餽臚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

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萬章曰今有禦人

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

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

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

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

之與平聲讞書作憖徒對反○禦止也止人

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

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

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

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

越也今書閔作瞽無凡民二字讞怨也言殺

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

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

萬章下

三十四

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殷受至為烈十四字
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
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曰今之諸侯取之
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
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此今之
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
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

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

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比連也言今諸

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
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
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
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
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
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
極言之耳非僂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
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

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
從况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
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
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
二說未
知孰是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
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
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
也兆是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

所終三年淹也

與平聲○此因孔子事而反
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

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
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
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
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
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
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
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
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
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孔子有見行可
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

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

公公養之仕也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

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

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

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

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 ○季子

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

也而有時乎為養為養竝去聲下同○仕本為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

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餽養者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

為道已非出處之正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平乎率抱關擊柝

惡平聲柝音託○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

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孔子嘗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

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委烏偽反會工外反當下浪反乘去聲茁阻刮

反長上聲○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

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

恥也

朝音潮○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為貧者

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

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

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

之寄公士無爵上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

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

氓也

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郵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

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

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

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賜謂予之

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

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

思不說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

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大馬畜

後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

也可謂悅賢乎

亟去聲下同標音杓使去聲
○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

也標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
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
出拜而辭之犬馬畜役言不以人禮待已也
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
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
未必能用况又不能養乎
曰敢問國君欲

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

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

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

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
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

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
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

堯之於舜

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

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

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下女字去聲○能養
能舉悅賢之至也惟

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

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

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

於諸侯，禮也。質與贄同。○傳通也。質者士執

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萬章曰：庶人

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

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

者士之禮。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

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

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

而召之也。為竝去聲。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

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

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

豈不自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

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豈可以與我友乎乘

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乘

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齊景公

因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

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

不往也喪息浪反○說見前篇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

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皮冠田獵之冠

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

謂已仕者交龍為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以大夫之招招虞

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

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

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

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

是門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

小人所視

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

其平也天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萬章曰孔

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

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與平聲○孔子方仕

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夏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孟子謂

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

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

天下之善士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

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

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

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

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兩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

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漁夫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

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

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

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言也王色定

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

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

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仁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己可去矣然三仁責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

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告子

孟子

六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告子

孟子卷之六

朱熹集註

告子章句上凡二十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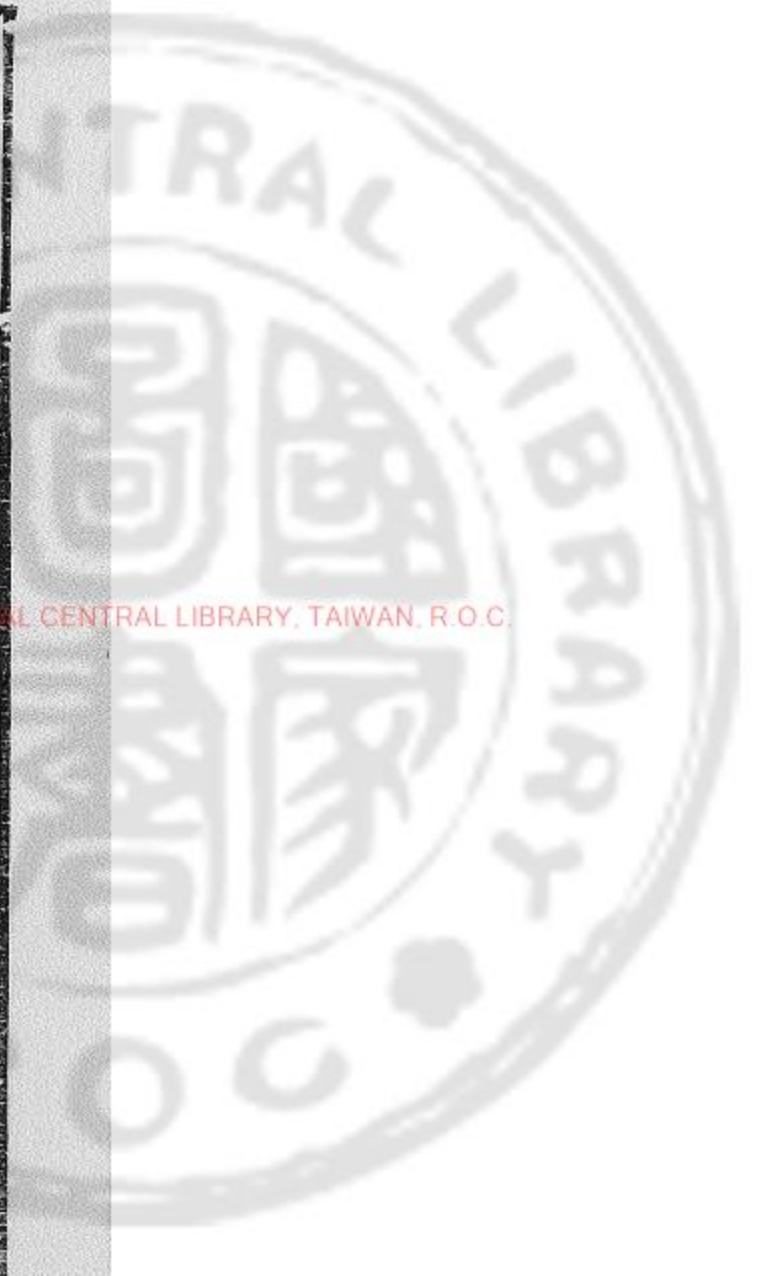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柷捲也以人性為

仁義猶以杞柳為柷捲性者人生所稟之天

理也杞柳柷捲屈木所為若卮匱之屬

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

荀子性惡之說也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



栝椽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栝椽也如將
 戕賊杞柳而以為栝椽則亦將戕賊人以為
 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
 夫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言如此則天下
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于
之言而為仁○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
義之禍也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

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他端反

滌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孟子曰水信

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

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言水誠不

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今夫水搏而躍

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

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

猶是也夫音扶搏補各反○搏擊也躍跳也

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

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告子曰生

之謂性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

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孟子曰生之謂

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

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與平聲下

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

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

然則是謂凡有生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

之性猶人之性與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

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得其說之

孟子下

告子上

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為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告子曰：食色性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

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

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

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聲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

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

義乎

與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

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同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

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

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

義在

外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

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耆與嗜同夫音

扶○言長之嗜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

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 ○孟季子問

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

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

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

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

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長上聲伯長

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

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

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

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

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

在鄉人 惡平聲○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

在戶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季子

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

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

則飲食亦在外也此亦上章者炙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

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公

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此亦生之謂性食色

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

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

好暴好去聲○此即湍水之說也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

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

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

比干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

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平聲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

也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

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才猶

人為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

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

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

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

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

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惡去聲舍

上聲蓰音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

告子上

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
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
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
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
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詩曰天生蒸民有
者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詩曰天生蒸民有
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
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
好是懿德好去聲○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
作丞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

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
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
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
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
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卽理也
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
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
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
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
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
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
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

告子上

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孟

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富歲豐年

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顧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今夫麩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

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孰矣雖有不同

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麩

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反○麩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

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

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

似天下之足同也

蕢音置○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

夫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

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

先得我口之所耆耆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

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

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

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耆與嗜同下同○易牙古之知味者

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

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

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

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古姣

卯反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

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

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

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然猶可也

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

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

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

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

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

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牛山齊

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眾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槩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槩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潔而無草木也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

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
平日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
日晝之所為有枯亾之矣枯之反覆則其夜
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
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
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竝去聲○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

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楛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猶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且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枯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寢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故苟得其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聲。○山木入心。

其理一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

其鄉。惟心之謂與。舍音捨，與平聲。○孔子言

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

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

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

孟子下 告子上 上曰

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唯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枯亾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空熟玩而○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也王疑指齊王

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

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

步上反見音現○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

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

奕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

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

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其

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夫音扶微音灼射食

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弈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

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

宦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熏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

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

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孟子曰魚我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孟子曰魚我

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

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

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

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

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釋所以舍生取

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
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
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如使人之所欲莫
可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其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
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
也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
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
而爲之矣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

患而有不爲也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
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是

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

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去

聲○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汨於一
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一簞

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噓爾而與之

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音食

嗣噓呼故反蹴子六反○豆木器也噓咄啐
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
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潔也言雖欲食之
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
之本心欲惡有甚於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
生死者人皆有之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
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
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爲去聲與平聲○萬鍾
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
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
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

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鄉
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

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
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
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
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爲竝去聲爲
之爲竝如字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爲甚輕
鄉爲身死猶不肯受噓蹴之食今乃爲此三

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
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
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
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
於斯
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仁者心
之德程
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
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
人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
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
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舍其路而弗由放
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舍上聲○哀哉二字最
空詳味令人惕然有深

省處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
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
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
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
中矣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學問之
事固非
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
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

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與伸同為去聲○無名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指手之第四指也

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類言其不知○不知

輕重之等也○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

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

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拱兩手所

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

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

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

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

考其所養之善否者唯在反體有貴賤有小

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

人養其大者為大人賤而小者口腹也今有

貴而大者心志也場師舍其梧櫨養其楨棘則為賤場師焉舍

聲櫨音賈楨音貳○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

也櫨梓也皆美材也楨棘小棗非美材也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

也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飲食之人則人賤之

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為去聲○飲食之飲人專養口腹者也

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

哉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

己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
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

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

小人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曰鈞是人也或

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

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

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

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

為大人而已矣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

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

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

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

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然
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
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
但作比字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
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渺然
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
爾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
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為厥心病一
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
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

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樂音洛○天爵

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修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

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

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亾而已矣

要平聲○要求也修

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

而也○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

貴於己者弗思耳謂天爵也人之所貴者非

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謂人之所貴

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

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

而使之賤矣若良貴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

則人安得而賤之哉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

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聞去聲○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

也膏肥肉梁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

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

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

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

之木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與猶助也

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亦終必亾而已矣言此人心亦自於不仁者也
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也○孟

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美

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美音蹄稗蒲賣反夫音扶○美

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美稗之熟猶

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孟子曰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羿之教人射必志於毅學者亦必志於毅古

戾反○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毅弓大匠誨

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工師也

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况

人之
道乎

告子章句下 凡十
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平任

聲○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色與禮孰重任人復曰問也

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

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

親迎乎迎去聲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

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於如字○何有不難也

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揣初委反○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邑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

者豈謂一鈎金與一輿羽之謂哉鈎帶鈎也金本重而

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
輕而一與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取食

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

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

古字通用施智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

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

重者也奚啻猶言何但言其相往應之曰紵

云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

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

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紵音軫摟音婁○

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

之相較則禮為九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

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

之別醒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

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曹交

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趙氏曰曹

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
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交聞文王十

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

如何則可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曰奚有於是亦

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

為無力人矣今自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

則舉鳥獲之任是亦為鳥獲而已矣夫人豈

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勝平聲○匹字本作

記說匹為驚是也鳥獲古徐行後長者謂之

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

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

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陳氏曰孝弟者

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

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

徐之閒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

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之行立去聲

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

不循理故孟子告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

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現○假館而後受

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

篤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

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音扶○言道不難知

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

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

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

不屑之教誨也○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

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弁音盤○高子

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傳為作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曰固哉高梁之為詩也有

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

無他疏之也其兗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

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

仁也固矣夫高梁之為詩也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曰凱風

何以不怨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

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

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磯音機磯水激石也不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孔子曰舜其至孝

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

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愆也。

○宋

攄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攄口莖反。宋姓。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

楚搆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

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說音

稅。○時宋攄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鉏者禁攻寢

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貼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卽此人也。曰軒

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

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

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

以利為名則不可也。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

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
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
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
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
而不亾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先生以仁義說
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

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
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
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
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此章言休兵
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
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亾之
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孟子居鄒

告子下

三十一

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

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

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

矣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問曰夫子之

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爲其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曰非也

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

享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爲其不成享也孟子釋書意如此屋

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

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

意已備諸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

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

之仁者固如此乎

先後為去聲○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

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

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

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

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

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

而已矣何必同

惡趨竝去聲○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

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

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
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
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
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
天下為心豈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乎
聖人之心哉
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
無益於國也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譏孟子雖
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

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聲

奚事見前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

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

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

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

有則髡必識之華去聲○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縣駒齊人善歌高唐齊

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孟子仕

齊無功示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

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

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

不欲為苟去君予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音稅

脫為肉為無之為去聲○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及女樂道

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

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

子大夫則吾猶可以止相子卒受齊女樂郊

又不致膳相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

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淡

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

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

去而以膳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

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髡之

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

嘗識賢也空○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

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

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

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豳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天子適諸侯

三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

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

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

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

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

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

討五霸者擣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

者三王之罪人也

朝音潮辟與闢同治去聲○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

也培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

師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樓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

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

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敵所治反糴音狄好去聲○按春秋傳僖

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一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

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
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
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
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
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
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
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
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
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長上聲○君有過不能
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

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
○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
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
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
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
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
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
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
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
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

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慎子孟子曰不

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

之世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一戰勝

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

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

滑釐所不識也滑音骨○滑釐慎子名曰吾明告子天

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

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周公之封於

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

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

儉於百里二公有大勤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

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

損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

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

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

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

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

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為去聲辟與關同鄉與向同下皆同○辟開墾也

我能為君約與國

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

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

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白

書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也白圭名丹周人欲更稅法二

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孟子曰子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之道貉道也貉音貊○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萬室之國一

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孟子設喻以詰圭而

圭亦知其不可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

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戾幣帛饗飧無

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夫音扶○北方地寒不生

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饗飧以飲食饋客之禮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

君子如之何其可也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

是無君子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因其

辭以折之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

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什一而稅堯舜之道

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白圭曰丹之治

水也愈於禹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主為之築堤壅而注之他國孟

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順水之性也是

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壑受水處

也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

所惡也吾子過矣惡去聲○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

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惡平聲○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魯欲使樂

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

多聞識乎曰否知去聲○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

孟子下 四十三

疑而歷然則奚為喜而不寐丑問曰其為人

也好善好去聲下同好善是乎丑問曰好善優於

天下而况魯國乎優有餘裕也言雖治也夫苟

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

善夫音扶下同○輕易也夫苟不好善則人

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

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

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

可得乎訑音移治去聲○訑訑自足其智不

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

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

於有以來○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

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其目在下迎之致敬以有禮

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

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其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

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

仰視蜚鴈而後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

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

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

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况

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

其所受亦有節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

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

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說音悅○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
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
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故天將
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故天將
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
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曾與增同○降大任
使之任大事也若舜
以下是也空窮也之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
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

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
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人恒
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
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橫同○恒常也猶言大
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
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
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
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
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
發於人之聲然後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
能警悟而通曉也

告子下

四十五

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拂與弼同○此言國亦

也拂士補弼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

之賢士也也樂音洛○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

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孟子曰教亦

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

能感此退自修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

篤之無非教也



畫心

孟子

七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卷七

孟子卷之七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上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

性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

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

存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

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



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存其心養其性

所以事天也不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違也殀壽

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長也貳疑也

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

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

謂之存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

謂之存子曰由太虛有入之名由氣化有

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

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通其理

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

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

則亦將流蕩不法矣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

其正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

之所以順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
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盡其道而

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
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梏死

者非正命也
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

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蓋一
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季

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

在我者也
舍上聲○在我者謂仁
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

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
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己

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季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
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樂音洛○誠實也言反
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

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
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
強起

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上聲○強勉強也恕推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

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

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

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

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

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

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

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

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

為機變之巧

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淡恥而彼方且自

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媿恥之心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無

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取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

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

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

得而臣之乎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

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句

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鉤好語皆去聲○宋姓句踐名

遊遊說也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趙氏曰

得無欲之貌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

則可以囂囂矣樂音洛○德謂所得之善尊

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故士窮不

失義達不離道

離力智反○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

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

故民不失望焉

得己言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

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

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見音現○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

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夫音扶○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

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孟子曰附之以韓魏

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

欲音坎○附益也韓

魏晉卿富家也欲然不自滿之意尹氏○孟

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

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

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拂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

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皞胡老反○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

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

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

怒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

知為之者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

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

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夫音扶○君子

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如
 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
 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
 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
 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
 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竝行舉一世而甄陶
 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
 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程子曰
 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
 實而為眾所稱道者也此九見仁德之昭著

故其感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政謂法
 尤深也

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善政民畏之善教民

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得民財者百

不足也得民心者不○孟子曰人之所不學

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孩提之童

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元

也長上聲下同○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矣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言親親敬

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孟子曰舜之

居溪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

於溪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書言見一

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居溪山謂

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真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

不通非孟子達道之○孟子曰無為其所不

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

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

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孟子曰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孛乎疾疾

知去聲疾丑刀反

言人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

也 不能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

或達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

容悅者也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 有安社

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

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

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

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

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有大人者止己而物正者

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元

也 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

盡心上

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

無意無必惟其所任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孟子曰君子有三

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父母

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

樂可知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二樂也程子

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作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安矣得天下美才

而教育之三樂也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則

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

得之其樂為何如哉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媿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樂音洛下同○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中天下而

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其道

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君子所性雖

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去聲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君子所性仁義禮智

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

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晬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上言所性之分與

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

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晬然清和潤澤

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

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

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

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

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
程子曰晬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
喻唯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
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
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

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夫
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
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
人以為已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盍反○已歸謂己之所歸餘見前篇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
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

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
可以無飢矣衣去聲○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
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
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
之老者此之謂也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

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
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孟子曰

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易斂皆去聲○易治

也疇耕治之田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

也
勝音升○教民節儉則財用足矣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

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
聖人

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

焉有不仁者乎
焉於虔反○水火民之所及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

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
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

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

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

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
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
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觀水有術必觀其
為言猶仁不可為眾之意觀水有術必觀其

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
瀾水之湍急處也

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

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

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

之徒也

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

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也

欲知舜與蹠之

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

程子曰言閒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

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閒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孟子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孟子

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我爲

之爲去聲○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爲我者僅足於爲我而已不及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

天下爲之放上聲○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也所

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

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

聽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中一

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

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

然之中不待安排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

安排著則不中矣舉一而廢百也惡爲皆去聲○賊害也爲我

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鬪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鬪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

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

人心亦皆有害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

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

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人能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

人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分辦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阮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 ○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

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辟讀作譬軻音刃與仞同○八尺曰仞言鑿井

雖浚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孟子曰未免為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

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

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聲○歸還也有實有也言

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

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

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

前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與平聲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

則篡也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公孫丑曰

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

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

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餐七丹反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夏之意

同

○王子執問曰士何事整丁念反 ○整齊

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立閒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

尚志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

之業則高其志而已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

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

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

聖簡矣而所聲○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
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
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
至若小人之事則○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
匪非所當為也

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
也人莫大焉以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
其大者奚可哉言捨食音嗣○仲子陳仲

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
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
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桃應問曰舜為

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孟
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豈
高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
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言皋陶之心知有法而然則舜不禁與與平
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桃應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

問也扶惡平聲○言皋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然則

舜如之何問也桃應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

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

下蹠音徒訢與欣同樂音洛○蹠草屨也蹠也孟子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

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

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

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

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

事矣○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

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

與夫音扶與平聲○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與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

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孟子曰張鄒皆云羨文

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

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 魯君之宋 盜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呼於堙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

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堙 澤宋城門名

也孟子又引 此事為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

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食音嗣畜許六反○交 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

屬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將猶奉也詩曰承 筐是將程子曰恭

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 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恭

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此言當時諸侯之 待賢者特以幣帛

為恭敬而無其 實也拘留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

人然後可以踐形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 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

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甚之喪猶愈於已乎已猶止也孟子曰是猶或終其

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

已矣終之忍反○終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

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二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王子有其母死者

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

如也爲去聲○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爲請於王欲

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
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
衣縗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曰是欲終
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
禁而弗為者也夫音扶○言王子欲終喪而
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
自不為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
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
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

子之所以教者五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
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有如時雨化之者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
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
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
之於顏**有成德者有達財者**財與材同此各
曾是已**有達財者**因其所長而教
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
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有答問者**就所
問而
答之如孔孟之 **有私淑艾者**艾音乂○私竊
於樊遲萬章也 **有私淑艾者**也淑善也艾治

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此五者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君子之所以教也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空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幾音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

為拙射變其彀率

為去聲彀古戾反率音律

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賤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

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

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

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

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

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

也以道從人

○公都子曰滕夏之在門也若

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夏平聲○趙氏曰滕夏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責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

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夏有二

焉

長上聲○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

○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孟子曰於不可已

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其進銳

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

及之不同然卒
同歸於廢弛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

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

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

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

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

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

賢也

知者之知竝去聲○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而其

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
不能

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

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飯扶晚反歎昌悅反○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

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
飯大飯流歆長歆不敬之大者也齒決蓋
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
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
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
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
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
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
而惡政日加於下此
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
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親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公孫丑曰何謂也
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
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
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

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
之後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
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
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
之恩自內及外不
之禍由疏逮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
善於此則有之矣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
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征
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征
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

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
無書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
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
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
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仁人無敵於天下
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
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杵春杵也

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
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
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
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
不仁之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
戰大罪也陳去聲○制行伍國君好仁天下

無敵焉好去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

夷怨曰善為後我此引湯之事以解見前篇武王之伐

殷也軍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賁音

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十書序作百王曰無畏寧爾也

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書泰誓文與此

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

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

地如角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焉於度反○民為暴君所虐○孟子曰梓匠
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

也巧則狂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斷

輪之意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

身焉及食為天子也被衿衣鼓琴二女果若

固有之

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衿之忍反果說文作罌烏果反○飯食也糗乾

糗也茹亦食也衿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

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隆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

○孟子曰吾

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

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

也一聞耳

聞去聲○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聞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

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今之為

關也將以為暴者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

此以賦斂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

王之囿為阱國中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為

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孟

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

能行於妻子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

言之不能行○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

者令不行也

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周足也言積之○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

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

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

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

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孟子曰不

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

亂禮義所以辨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道取之

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

得天下未之有也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

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

謂得天下者必○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如三代而後可

君為輕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

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是故得乎丘民而為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丘

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

是民為重也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

則當夏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

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盛音成○祭祀不失

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

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

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

寬參學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

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

乎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孟子曰仁也

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者人之所以為人

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

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空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

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孟子曰孔子之去

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

漸而行去他國之道也出重○孟子曰君子之

危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君子孔子也危與厄同君

臣皆惡無○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

所與交也○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趙氏

曰貉姓稽名為衆口所訕理賴孟子曰無傷也今按漢書無俚方言亦訓賴

也士憎茲多口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上今本

皆從心蓋傳寫之誤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詩邶風栢舟及大雅

綿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

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

曰言人顧自處如何蓋其在我者而已○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

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

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閒

句介然用之而成路

句為閒不用則茅塞之

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介音戛○徑小路也蹊

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

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追音

堆蠡音禮○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

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曰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與平聲○豐氏曰奚

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

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鍾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

棠殆不可復復扶又反○先時齊國嘗饑孟

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孟子曰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率為善

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竟

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

為士者笑之手執曰搏率為善士後能改行

嵎撻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

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

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

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

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

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

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

命耶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

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

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大道也無不脗合

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

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行字要詳之○愚聞之

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

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

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

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

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浩生不害問

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

○浩生不害問

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趙氏

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何謂善何謂信不害問也曰可欲之

謂善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為人也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

人有諸己之謂信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矣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

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力行

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充實而有光輝之

謂大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

加大而化之之謂聖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溟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

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

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己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

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淡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

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今之與楊墨

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筴又從而招之放豚

之豕豚也筴闌也招胃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之至義之盡也

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

二而民有殍用其二而父子離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

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

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實珠玉者殃

必及身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盆成括仕於

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

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

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

矣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

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

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

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或問之曰若是乎從

者之慶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

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

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慶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

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了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

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孟

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

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惻隱羞惡之心人皆

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

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人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

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

義不可勝用也勝平聲○充滿也穿穿穴踰踰牆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

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
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
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

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

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士未可以言而言

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

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
餽音忝○餽揆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

餽即此意也僂佞隱默皆有意揆取於是亦穿踰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心推無穿踰之心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也○孟

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

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施去聲○

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

為言近而指遠也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此所謂守

約而施博也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

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舍音捨○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性者得全於天

無所污壞不假修為聖之至也反之者修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

堯舜不夫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動容周旋中禮者

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

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中為行並

去聲○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君子行法

以俟命而已矣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

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矣此
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
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
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
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
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
所以復○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魏

其性也○說音稅藐音眇○趙氏曰大人當時尊
巍然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
藐焉而不畏之則志
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

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待妾數百人我得志
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
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

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榱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榱楠

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
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
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
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

人之短猶有此等氣
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

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

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

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

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

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

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

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

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

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鼎而切之為膾炙炙肉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

狂簡進取不念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

士盡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念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

語與論語小異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

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

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狷音絹

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狷作狷有所不為者知恥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敢問何

如斯可謂狂矣馬音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

孔子之所謂狂矣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白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

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

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何以謂之狂也萬章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

而不掩焉者也嚶火文反行去聲○嚶嚶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

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狂

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

獯也是又其次也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獯者之意狂有志者也

也獯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孔子曰過我

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

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非有

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字皆讀作原謂

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

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漢惡而痛絕

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

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踴

躍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闕然

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行去聲踽其禹反闕音奄○踽踽獨行不

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
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行不掩其言而徒
每事必稱古人耶又譏獯者曰何必如此踽
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
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
此鄉原之志也闕如甸人之奄閉藏之意也
婿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淡自閉萬章曰一
藏以求親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萬章曰一
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

為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

曰

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

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

為是而不可與人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
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頽靡如水之
下流眾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
非廉潔而似廉潔孔子曰惡似

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

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

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 莠音有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獯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上則

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反復也經常也 禹世不易之常

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

其私而邪慝竝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

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獯者蓋以狂者志大而

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

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

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

湯則聞而知之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

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由湯至於文王五百

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

聞而知之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由文王至

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空生則見

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直反○散

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狂人

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

之道焉夫子焉不學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

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

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

乎爾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鄰魯

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
○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
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
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
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
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
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有
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
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
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
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
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天善治之道以淑諸人

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
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
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
辯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
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
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
斯名之稱
情也哉

卷之十一
十一

考異

卷二

一書註

註字一無

十一音鳥

鳥下一有物

十四許六

一作六

王去聲

三字無此

十五以承

承受

義一

作教

二十一音核

核下一有聲

二十二蓋殺

蓋一作言

三十一

見於之

見上一有暴字

語去

語下一有字

聲

音洛

三字

行去聲

之行也

三十五詩周

詩字無

三十九平

聲

音洛

三字

太一

作泰

四十二音託

託一作拓

人民

一作人

如是

是一作此

四十三至于

作於

聖人

作於

賢

四十九事商

商一作般

五十湯之

之一字無

五十三

創造

有造下

字

五十四君但

但字

卷三

三智慧

智一作知

四鉉音

鉉上一有知

民居

一作居民

五亦未

考異

五十三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亦無六故二故天一九問養氣養字無十塞乎乎一口劫二上

而無二字十二反害反字無十四廣大大字無十六足以為無

賢字以字二十四函音含三字無此二十六聖賢賢人四十七聖賢

賢人

卷三九野人野小十二當時時一十七民人人一十八放

竝竝一來皆皆一二十一入於於一二十四然其其無又

其其無二十六枉屈屈下三十米永米武三十一為去

止上聲一無此類也也下集注為去聲下三十九可恥可

不好去聲下同一在治四十一惇與惇一四十六魚一一

乙作

卷四六上章章一七則其其無十淫暴暴一十二竝去竝一

皆皆一十四邇爾爾一以窮以無乎身乎一十六可以以無二

十一格其其無三十三疑有疑下去吏反去聲三十四

夫子孔子四十竝去竝一四十六井反反下有又又四十

七則因因一有以以無

卷五三孟子推孟上一有好妻好妻四妻也也一五空中中一

史記本史記本足辯辯一九子也也一安貌安下十三人與人一

民治去聲聲一無此三字而相去去十四處也也一十五竝去

聲相相一無竝字聲下下有二十三養牛養一二十六聲為聲一

石貫通通一貫貫一三十音嗣嗣下一有差差三十七丁浪丁一四

五十一
考異
五十一

十一為竝去聲此四字一

卷六 五辯屢作辯一六子弟弟一作七與平聲此三字一作知

也作也一八惡去式惡上一九不辯作辯一十二得理義作

得義理十三去聲工聲下一十四枯有枯十八心則可以以無二十二

木作二一人於二十五弟子子一作二十六迎去聲此三

如在上二十八先去音梯三三十一何如如何三十三

後為有皆字三十六膳俎俎一作四十一音貊貊一作四十三

好去聲下同此五字一作足乎下註

卷七 七遜畔作讓一十一何如如何十三斂皆二字無此足矣

矣作也一十五是也作也一十八與平聲與字無二十二則則上則

性

二十四封植植一作二十六上聲作上一二十九好去聲此

字引上一三十五小路作小加尚作加四十其時其字無四十

五彼之之字無

新刊經書總目
易本義十二卷

周易自鄭玄王弼割裂象象文言傳分附於卦爻之後
无以見三聖立言之真面目朱子本義從東萊呂氏本
還復二經十翼之舊且大書經文分註本義蓋朱子釋
經之例也奎壁本只刻本義而亦從王弼本又不用分
註之例獨吳草本最不失朱子之舊故以其本精校入
刻三經大全俱有圖而詩書則永樂本所增惟易圖出
於朱子故依吳草本置卷首永樂本於經文有音訓而
今不可附於元本故撮出別錄於卷末用朱子附王莘

變音訓於呂氏古易後之例也程子傳音讀之與本義異者亦明識別之凡諸本之有同異者不得有所從違而別爲考異以附于後諸書竝同

易傳六卷

程子傳則據王弼本自不當與朱子本義合而爲一而永樂本乃合傳義爲大全以本義類從於傳下不成凡例今別爲一本而編書規模自與朱子釋經之例不同故依永樂本及程書本經文平行書之傳則低一字書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則傳既闕焉故經文亦不錄從程書本也易序及上下篇義不載伊川文集而文集經朱

子是正則雖似可疑然番陽董真卿以爲非程夫子不及此故易序置於易傳序下而上下篇義錄於卷末朱子有易傳跋讀程傳者不可不知故亦附刻焉四書二經每卷首依唐本書朱子姓名蓋朱子手筆爲然故也易傳則無唐本可據故不敢用一例只曰程子傳

序辨大學或問之書以朱子書序辨之書以蔡氏者亦同

書集傳六卷

九峯蔡氏以朱子之命編書集傳一依奎壁本入刻而序中小註非蔡氏之舊故并去之只存蔡氏自註三十四字經文下所錄音訓是永樂本所無必後人之添入

者故亦刪之至於序說則朱子所嘗採輯而論述者也
今見朱子大全蔡氏增刪而載之卷首猶堯舜典大禹謨集傳
之有朱子手筆而蔡氏更定成書者也諸本闕焉甚可
惜也今依鄒氏季友宋末儒者本編入而舊稱書序與卷末
書序無別故依語子序說之例稱書序說

書序辨說一卷

朱子於詩序既有辨說矣於書序亦有復合為一以附
經後之語蔡氏之書序辨蓋倣詩序之辨以成師門之
意也諸本闕焉今依鄒氏季友本編入而竝與鄒氏音
釋為書傳附錄

書傳音釋一卷

鄒氏於書之經傳俱有音釋儘多可取而若於經傳之
外添入音釋則將與他書異例故剔出而別錄之名曰
書傳音釋

詩集傳二十卷

奎壁本八卷非朱子之舊故依鄒氏本作二十卷三經
大全俱有綱領而書易則永樂本所增惟詩綱領出於
朱子故置於卷首

詩序辨說一卷

詩序雖多差謬而其所從來也遠讀詩者不可不知朱

子別爲一編而辨說之刻詩傳者不能並刻可慨也今依朱子遺書所載入錄於詩集傳後并與鄒氏音釋爲詩傳附錄大序舊在關雎序中詩者志之所之也止詩字舊在關雎序教以化之下然則關雎上朱子以其統論詩之綱領剔出而別爲之解錄於綱領之首今不必疊錄而諸本皆錄於小序之上鄒氏本則註以說見綱領似據朱子本故此錄之

詩傳音釋一卷

詩傳亦有鄒氏音釋雖未如書傳音釋之可觀而亦不無參考者故依書傳例別錄

論語集註十卷

依奎壁本而以讀論語孟子法及論語序說置之卷首讀法卽朱子所輯而奎壁本闕焉依永樂本錄之

大學章句一卷

依奎壁本

大學或問一卷

朱子旣作大學章句又爲或問以發未盡之意讀章句者不可不讀或問故以或問附於章句之後爲大學附錄或以四書俱有或問而獨刊大學或問爲疑然語孟或問則論精義之得失也中庸或問則論輯略之得失

也不刊精義輯略而只刊三書或問則何異於無輕重
長短而只存權度者邪擊蒙要訣讀書次第只舉大學
或問蓋有依據非敢妄有取舍也

中庸章句一卷

依奎壁本

孟子集註七卷

依奎壁本而錄序說於卷首

以上經書共六十八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